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四月二十一日

清議



第十六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十六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瓜分危言續前稿　　哀時客稿

第二節　德人據膠州及山東鐵路礦務權

德之今皇以壯年即大位其梟雄之才爲一世所驚以故相俾士麥公手定大業爲國元勳而皇屈伸操縱之如小兒焉歐人以比之俄前皇大彼得殆非虛也而彼德國者在歐洲以第一强國自命而東方無尺寸之屬土毫釐之權利他日二十世紀地球戰爭之場移於亞洲則德之勢將瞠乎出人後矣此德人所日夜不忘者也夫以德國之勢既若此德皇之爲人亦若彼雖無藉口猶且將突飛搏擊焉乃有三國干涉還遼之事俄人既受密約非常之利益法人亦得西南甌脫之廣土而德乃向隅其必不肯干休有斷然矣故德人之占膠州者因中俄密約第九條有俄人借租膠州之議德人不得不先發而制之也而此案之結局猶不止此自膠州至濟南府之鐵路權鐵路附近之礦務權皆歸之焉猶不止此浸假而容閎承辦津鎮鐵路以道經山東德人從而阻撓之是山東全省爲德屬也容閎之路改道河南德人猶復阻撓之後以英國之干預其阻撓遂止是又將以河南全省爲德屬也然猶不止此李秉衡爲山東巡撫德人欲黜則黜之□□□爲兗沂濟道德人欲易則易之今者又練兵於膠州矣無

端又以兵入沂州矣毓賢簡任新撫拒不納矣又請置顧問官以監視山東撫巡矣於此而猶謂山東爲吾所有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辨也而況乎此跋扈之國梟雄之皇其突飛之進取正未有艾也

第三節　俄人據大連旅順及擴充東北鐵路法人據廣州灣及南部鐵路英人據威海衛九龍及種種利益

嗚呼、吾東北各軍港要地展轉出沒於他人之手豈不傷哉旅順大連灣既爲日本所得俄人強紾其臂而奪之膠州既爲俄人所得德人出其不意而奪之威海衛亦幾爲日本所得英人乘諸國之後晏然無事而奪之倐忽變幻不可思議其究竟也無論屬於誰氏而必非主人所得容喙而已今將膠州既割以後各國得權利於中國之事一一論列之

一俄人索旅順口大連灣兩處及鄰近相連之海面爲俄租地以二十五年爲期

二俄人西伯利亞接吉林鐵路即行開辦一切情形照依中國滿洲鐵路章程又添造支路從營口鴨綠江中閒接至濱海方便之處

三俄人派人訓練武毅軍

四英國定約楊子江一帶地方不准讓與他人。

五中國內地江湖河川准許英國小輪船行駛。

六英人緬甸之鐵路得延長擴充達於雲南府。

七英國於湖南開通商口岸。

八英國因借國債及擔保國債故沿江諸省及浙江省收釐金之權歸於英人所派之稅務司赫德之手。

九英人索威海衛與俄國相抵制。

十與日本定約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十一與法國定約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十二法國索廣州灣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為期。

十三法國自九龍至雲南得有開設鐵路權。

十四英國索九龍與法國抵制定租借之約以九十九年為期。

十五與英國定約若中國再與海陸軍請英國人為之訓練。

以上各端舉其犖犖大者其餘我邦損失權利之事不可殫述而就中所得以英國爲最多焉各國藉口要挾種種原因不一其詞今不具列而要之其各營私利無一國有扶掖中國之心者可斷言也而英國者日日以扶助中國爲言是猶襲前相巴麻士當之慣技欲市恩而使我不疑也而彼著著爭先多收十斛使吾中國長江一帶之地全然入其域內他日瓜分議決遂晏然而得三分有二之利權而莫之能奪此實外交家之第一手段也

第四節　意大利索三門灣及英俄協商

膠州旅順廣灣威海既失後東洋之局殆將爆裂於是我　皇上毅然發憤改革庶政與天下更始各國側目暫戢隱謀自四月至八月警報無一聞焉　聖主既廢維新望絕於是各國議論又一變知中國之終不可保其慘亂終不可免乃決意定行瓜分之事而防各國之自相衝突於是平和瓜分之會議起英國某報載有擬立瓜分中國平和會其條欵畧云

一此會名平和瓜分支那公會每國派會員兩三名假以全權會議定奪會事

二此會有全權主斷支那之事凡一切會議無容請示本國政府

三各國占領之地歸各國管轄應照現時該國商務所銷之多寡及該國權所關係者按

圖畫分界限。

四會員互相爭論則另派別會人員秉公定奪此別會人員以抽籤公舉而得之。

五某國會員或有抗違衆論不遵會中定奪則此國不准入公會之內且合各國會員責罰其背約抗衆之罪。

六會中所得新地各國畫界占領彼國會員不得故意議立條約以壓制此國之商務至礙該國利權所有支那土地既爲萬國管轄任由萬國通商倘或他日有一國阻礙通商各國會同責罰之將其應占之地充之公衆俾各國均沾其利益。

七或有別國欲隨後入會者該國雖無商務權力在支那之地然肯稍助同心瓜分支那。亦可畀以土地使其占領。

八各國派往支那駐紮之兵不准多派只准僅足守禦該國土地而止。

九會中章程永遠不准支那人製造兵器。

以上所記載雖出於報章一人之私言然亦可以觀歐洲輿論之一斑矣英國某大臣嘗昌言於議院曰我歐洲諸國對于東方之事常互相猜忌如此則徒躭誤時日坐失事機蹉跎。

相持漁人獲其利耳爲今日之計必歐洲人各泯猜嫌各商善法然後亞洲乃可以落吾手也故平和協商之議其所由來者亦久矣乃者意大利有强索三門灣之擧當其事之驟發無識者羣焉訝之而不知英人實暗主持于其後也奧大利之微弱亦遣一戰艦游弋東洋比利時荷蘭丁抹諸國紛紛將有所請皆列强將從事瓜分借此小國爲甌脫之地以保持均勢之安冀其視中國之土地猶歐洲也若此者皆英俄協商之先聲也至西四月二十九日而英俄協商之約遂畫押定議全球觀聽爲之聳動各國報紙議論沸騰雖其事之詳細底蘊未知如何而要之數十年來互相牽掣互相衝突者一旦改觀而我中國所藉以苟延殘喘者殆將絶望此萬國之公言也

或問曰英俄之相嫉視也積數十世矣其于利害之關係亦分毫不相容矣今之協商烏在其能久也曰斯固然也其交雖必不終然但求足以瓜分中國而已豈在久耶數年以後英俄雖有衝突恐全世界中已無復吾中國之一國其交之終不終于我何與哉昔三國協商而波蘭滅裂六國協商而土耳其失政府五國協商而埃及爲墟事過之後其諸國之交未始不散也所最難堪者當其衝而攖其禍者耳諸國何有焉

第五節 比較各國前後情形以斷瓜分之案

各國于瓜分之舉所以遲遲不發之故其大原因有三端既于第一章詳論之而此三原因者至近年以來一切消釋如本章所載之近事斯其證矣今試更細論之

第一俄國勢力所以未充者一由于西伯利亞之鐵路工程浩大久而難成二由于東方未得不冰口岸苟得此二者則俄之力已將奮飛矣自密約既訂其鐵路經過滿洲以達東方縮短綫道且工程平易避盡險難其竣工之速遠過往昔而旅順大連灣天險之軍港歸于彼手名雖以二十五年租借實則三十五年以後之事誰能料之是俄人一旦以折衝樽俎之力而得償其數十年來難償之夙望俄人至此羽翼已成矣今者一意經營旅順貯煤十數萬噸借保護鐵路爲名調其可殺克馬兵雲集於東方計旅順口二萬大連灣三千金州二千瓦旁店二十牛莊二百海城二百遼陽二百吉林二百吉林以之哈爾賓二百俄人在東方之勢力全世界既莫與之京然此猶其顯然者若其暗力則猶不止此若華俄銀行之全握財政權北方陸軍悉由俄人訓練蘆漢鐵路之債主名雖比國實則俄國皆其勢力之厖大而可驚者嗟夫俄固虎狼也昔困于柙猶有磨牙吮血之思今傅以翼將行入邑擇肉

之實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者其原因一也

第二英國昔以市恩爲主義今以進取爲主義其轉機全在中日之戰當戰爭之初起也英之報館皆袒中而抑日及其旣也乃袒日而抑中蓋英之意欲在東方結一與國以增進商務然必其國能立然後可爲與國否則如與病夫泅海未有不與之俱溺者此不待識者而能知之也英人旣斷定中國不足圖存故輿論驟變此後如德國之占膠州泰晤士報乃大贊之謂英國當效其政策意大利之要索英人亦左右焉可見其外交方畧之大異疇昔矣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二也

第三借列國衝突猜忌憚于開戰而希以自存彼土耳其所以以瀕死之病夫而至今猶延殘喘者皆賴此也顧中國內情與土耳其絕不相侔而其與歐洲列邦關係之端亦復大異土耳其之兵力猶足以抵俄羅斯故英人樂得而爲歐脫焉而土之與英其利害有固結不解之處逼近歐洲尺土寸地皆牽動歐洲全局故各國不得不以兵力爭之若今日中國則內之滿洲政府旣無可以自保之理外之於歐洲各國雖有關係而壤非交錯必可無以兵戎相見而安然定于指揮之下觀膠威旅大之役各國未嘗因此而自滋爭議然則以後之

事亦若是則已耳此德國所以敢於行猘犬之政策美國所以駸駸然踰古巴布哇非律賓以窺東洋意奥比丹所以磨牙思分其餘而英俄協商所以終有成議也此瓜分之事所以昔緩而今急其原因三也

合此三端觀其前後轉變之由則知前此瓜分之事未見實行非歐人無瓜分之心亦非中國人有抗拒瓜分之力而此後之局決非數十年以前之可以優游幸度者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不知何以待之也

（未完）

自立會序

任公

甚矣大丈夫之貴自立也橫覽古今中外多事之際則英雄豪傑乘時而起焉豈嘗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則天下之事皆將成於其手洵乎英雄豪傑之本無種也西人之常言曰國之所以有自立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立之權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權者由於其有自立之志與自立之行嗟乎中國之失自立權也久矣憂時之士扼腕豎髮太息痛恨於執政者之非其人夫執政者之罪固無可貸焉然豈不聞乎國者民之積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國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國猶不能自立者孔子

曰。已欲立而立人。故我輩亦當責諸已而已。已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徃者□君□□提倡同輩共倡此會。思以講致用之學。爲愛國之基。今玆□君紹述厥志。加以光大。請余更其名。且系以序。余竊惟吾國民之弊。習望人甚奢。而望己甚歛。責人甚嚴。而責己甚寬。求助於人之心多。而卓拔不撓之心少。此中國致弱之最大根原也。記曰。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爰稽古誼。爲定今名。並以告我同胞中之欲爲大丈夫者。

來稿雜文

康南海保國會序

舉四萬萬圓顱方趾聰明强力之人。二萬萬方里膏腴嚴阻之地。而投之不測之淵。擲之怒濤之海。懸諸絕岸之下。施以凌遲之刑。羈以牛馬之絡。封之縛之割之臠之。而是四萬萬之人者。寢於覆屋之下。鎖於漏舟之中。躍於炎炎薪火之上。以舞以歌。以食以哺。未聞大聲疾呼。揭鼓長號者。則是眞死矣。亡矣不可救矣。我中國大地。號稱最古之名國也。神聖繩繩。民皆神明之華胄也。孔子營營。文明之敎也。而自經割臺巨創之後。我士我大夫。醉樂酣嬉。不識不知。三年於玆。去歲遂有割膠之事。於是旅順大連威海廣州灣繼割矣。自今歲元旦來。春分以前。失地失權。乃至兩日而一事。其一開大連灣通商。而俄不許。其二欲開南甯通商。而法不許。其三英借我萬萬。而俄不許。其四德既得濟南鐵路。而索沂州鐵路。其五既得沂州鐵路。而索全省鐵路工程。其六既得鐵路。而索全省之礦。其七既得礦而索商務矣。其八我津鎮鐵路。道經山東。三電德廷而不許矣。其九並繞道河南而不許。賴英美使臣責言乃許矣。其十調

一兗沂曹濟道。而限二十四點鐘斥去矣。其十一俄勒逐德敎習矣。其十二聶提督士成之俄敎習。不聽聶提督節制。而要抗行矣。其十三並不聽中國去留。而聽俄定去留矣。其十四畿輔直隸山東山西東三省練兵。須請俄敎習矣。其十五安南法人被虜。而勒償欵十萬矣。其十六不借英欵。而仍許內河行輪船矣。其十七再借英萬萬。而要以全歸日本。不得留作他用矣。其十八長江江浙釐金。皆論英人征收矣。其十九雲南之西。聽英築鐵路矣。其二十雲南蒙自之間。聽法築鐵路。且聽辦郵政矣。夫弱而割地。則我堂堂萬里封疆。猶可爲大國也。築路用人之權皆失。則是國土彝於屬地。君上等於僕隸。豈得爲有國者哉。春秋書梁亡者。公羊謂魚爛而亡。夫吾今魚爛也哉。但未紀侯大去矣。兩月之失地失權如此。嗚呼、無冬無夏。何以卒歲。我海疆。我民甿。人不自保。我婦女。我嬰兒。人不聊生。皆不自審爲何國之民哉。撫印度埃及之狂瀾。念安南緬甸之覆轍。遠懷波瀾分裂之鉅禍。近覩高麗戕賊之慘刑。嗚呼、我士我大夫。何蹈於斯哉。何辜於天。我罪伊何。終爲戎虜。爲謀將多。落阱抵坑。奔谷投崖。閉門鎖國。枕藉相偕。耳無鎗砲之聲。目無旌旗之形。鐘簴不移。朝市無驚。壑有藏舟。

大昏也。博夜也。醉夢不醒。移之甚輕。國無恥心。人無憤情。燈火張夕。金絲萬聲。紅塵揚道。冠蓋奔營。而孰知爲崇禎甲申之燕市。北宋政和之汴京哉。我士我庶我大夫。乃欲超阱越坑。登岸出門。棄彼漏舟。舍玆覆屋。獨力孤掌。又安能哉。將效士燮之祈死耶。則徒死無益。將爲褚淵之偷生耶。則靦息不忍。將爲管寧之避地耶。則乾坤更無乾淨之土。將爲魯連之蹈海耶。則東海已非父母之邦。將托身於白足黃冠。則象教將微。將發奮爲貳臣。無恥爲印度。滅時甘爲第六等人者。亦不見用矣。志士仁人。能佯狂。能餓死。而我四萬萬同氣同種之胄。忍回視其奴隸牛馬哉。天地爲愁。我將何容。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羣以救之。惟有激恥以振之。惟有厲憤氣以張之。我四萬萬人知身之不保。移其營私之心。以營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國。無富貴之可圖。無格式之可循。同舟遭溺。同室遭焚。被髮纓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棄也耶。

此文爲去年京師開保國會時所作也。當時錄有數通。榜於會所。爲在會諸君揭去。文之底稿。無有存者。以故旬報日報。未有刊錄。今得諸友人。謹刊之以供衆覽。至

其文之悲憤慷慨。實具一種忠君愛國之心。並無所謂保中國不保大淸之語。乃文悌之說。不知何自而來。而八月變後。此語遂交騰於奏摺報章中。衆口一詞。牢不可破。是殆所謂彼婦之口歟。抑權姦欺人。故借是言以激天下之怒。而塞黨附新黨者之口歟。然而天下固易欺之甚。可笑亦可憐矣。本館識註

哭告華人

嗚呼、我支那人旅居外洋。受他國人淩辱者。久已甚矣。而至今日則更甚。此中欺辱之情。虐侮之事。賤役之。奴視之。鞭撻之。酷刑之。非理强制之。逆情辱待之。令人聞之。怒髮上指。言不勝言。聞不忍聞。此慘將不知至於胡底。我旅洋數百萬同胞之衆。何罪遭此活地獄之苦。貽笑五洲。遺羞萬世哉。內而貪官縛之。視爲奴隸。外而西人從而撻之。目爲野蠻。日本謂我支那人全無半點血性。甘受無辜之慘。誠無怪其慨乎言之也。竊念我支那人志士通人不少。而卒無一人倡合衆國之謀。效米利堅獨立之舉者。盖咸體念我　皇上英明難得之聖主。深知講求補救之策。以期拯我四萬萬同胞人民於水火之中。登於衽席之上。天下蒼生。尙有望也。今者已矣。西太后專政。守

舊黨當權。聖君幽廢。賢臣遠逃。嗟乎、慘哉。我支那人此後形勢難堪設想。而外人欺侮更甚於前矣。即以今日寄居安南諸華人被法人藐視之處觀之。可以知矣。本二月十二日。法廷有新客官到堤岸七府關帝廟。傳集華商問話。爲明年出身稅字。盖手足印。及度骨之事。要將舊時身稅字紙改製牛皮。名曰牛皮身稅字。以便人貯存箱櫃。另給一張行街紙。以便出行。設若行街字失落。尚有牛皮字作證。庶免逃脫之罰。只須再出行街字云云。查此舉係彼國酷處囚犯之法。夫以處囚犯之辱 我支那禮義之人。其侮辱爲何如耶。且其紙皮將交換時。凡屬男女新舊客。須到新客衙內看相。盖手足印。及度骨。而度骨之法係在新客衙內建造房間。房內安置木板架。人則裸身偃仆其上。以備度數。殆若西人驗娼之式。是日七府人齊集大衆。僉以此事爲不可行。而廣東人之有强項志氣者答曰。若行此舉。雖斷我頭亦難行的。新客官又曰。此乃王家所設之法。擬于明年舉行。我爲新客官。不得不先向爾等言之。言竟上車而去。嗚呼、我支那人至今日受人辱侮如是其極。而尚不知自立。何顏與五洲之人。並生于地球之上乎。謹問守舊昏庸諸臣。入則坐堂皇。出則鳴八騶。惟思媚勢。一意趨炎。以八

股爲經世之文。弓石爲禦敵之具。而子民任人虐毒。併不敢致問一聲。嗟乎、人皆有國。胡我獨無。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所望支那同志有爲諸君。從速早定大計。別籌良謀。以救我人民塗炭之苦。倒懸之急。是我四萬萬人所共冀望也。斯言之濟否則不可知。惟據事直書哭告我華人而已。

嗚呼、此天南新報所錄。越南旅客所寄書也。讀之而不目裂髮指。誓血瀝肝。以圖合羣。以求自立者。非人也。嗚呼、吾華四萬萬之同胞。及今而不奮然以興。力斷羈絆。待何時乎。語曰、困獸猶鬭。而況人乎。困至今日。無生人之趣矣。寧誓死以開新世界乎。抑苟生而陷黑地獄乎。嗚呼同胞宜早計矣。本館跋

各埠近事

域多利義學記

我黃帝之億萬子孫瀰滿中國。而吾中國亦環地球皆見日光。若其遊於美洲者。又皆吾粵人也。吾粵際海無涯。自漢時與諸蕃互市。環行海外諸國。多吾粵人。故粵人之善商業。務工藝。履巨海。涉洪濤。而交於諸蕃殆天性。若西人之語言文字。則無人不通之矣。異邦人皆稱吾國人勤苦堅忍。儉嗇而聰敏。其入歐美各國之學。皆魁於列國。此天之假吾國人以殊質也。然雖有此殊風特質。而古今之故。中外之事。物理政治教育之學。工商之業。皆有學問。乃能講求而致精。若其中土孔子之教。敬天而愛人。尙公而親親。忠孝信義。愛國親上。及四千年之禮俗史事。尤吾國人所宜不忘而熟講者也。惜萬里重瀛。與中原文獻不接。旣未能深知吾國孔教之義。則亦未能入各國之校以博通其國史物理政治敎育工商之學。則辜負此通譯提懷聰敏之資矣。方今中國多艱。變法需才。游海外者皆將來維新之俊傑也。我 皇上愛民如子。尤重慮海外。去歲六月 詔令海外各商民立學。舉者優獎。並賜御書。當是時萬流踴躍。面內

憤發。雖經政變。而　聖意拳拳於薄海旅民至厚也。域多利在北美英屬喼唎地之西。
有熱流自日本來。故當五十度而地暖草木繁。吾邦人之客是土者。共有二萬餘。志士
雖經政變。乃能挺發義憤。懷故國。思孔教。大集布施。一舉而成是學。以上荅明
詔。下育髦士。與橫濱之大同學校。對海相望。以區區小埠。飈舉電馳。爲大地各埠
先。豈非尤明保種保教之大義者哉。吾以二月遊域多利至呍嗝吡二埠。鄉人環而觀
聽。集者千餘人。問故國事。慷慨於維新之業。而望故國之不亡。欷歔歎息。憤恨流涕
者皆是也。愛國之心如是。吾尤有望也。羣義士倡是學。主持尤力者李夢九。吾樂書
之以告五百萬同胞之旅海外者也。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年。即光緒二十五年三月
奉詔逋臣康有爲記。

外論彙譯

論對清策宜愼　　譯西四月十六號時事新報

世之論對淸策者凡二。曰保全。曰分割。蓋皆由其大勢而論之。其說各有可聽者。然今姑措大勢。但由其實情而觀之。則列强之侵蝕滋急。俄之於遼東半島。英之於楊子江沿岸。法之於兩廣雲南。其所謂權力區域者。旣確旣牢。不可復拔也。今德又佔奪沂州。雖前途未可知。然擴張其權力於山東。可豫決焉。夫提數百募卒。擅劃人土地而佔據之。無敢抗拒。則其他猛暴貪饕。如虎豹豺狼者。將何以處之乎。如彼蜂蠆蚊蝱。螻蟻蒼蠅。猶且鬮集沓至。各逞其勢。張其權。甲進一步。乙亦進一步。自一步而十步。自十步而百步。而千步。而萬步。安知其所止乎哉。然吾未敢遽目之爲分割。蓋分割之名。成於分割之實已成之日。淸國若至於此。猶須經多少之事變也。當今之時。吾人之最不可不注目者有二焉。一爲英俄之關係。二爲美國之舉動。聞英俄兩國。頃有對淸協商之報。雖未詳其事實。是亦不過一時偸安之策耳。豈能保之於永遠哉。夫俄之欲出于北淸口岸。猶水之不得不就下。欲防之。勢亦難矣。英見其經營於遼東半

島。而默默然者。亦正以是也。然半島之經營方成。兵備已完之日。而西伯利亞鐵路。亦已竣工矣。山海關外鐵路。亦已展接矣。然則俄之勢必壓燕京。更進占南下之利便。童子皆能知之。是蓋英人之所最爲寒心。此次協商。或出於此也。然勢之所決。萬不可避。則此次協商。豈能保之於永遠哉。故曰、不過一時偷安之策耳。若夫美國之舉動。吾人有何所顧慮。而眈眈然注目歟。蓋今日美之壓非島義徒也。大小强弱之勢。既已懸絶。義徒不能久支。美軍肆其猶捕。如以千鈞壓卵。何所不可。非島既落其掌中。則美之於清。非昔日萬里之國。直咫尺之比隣矣。清國有事。彼輙容喙焉。此必然之勢也。夫美之容喙於清。本英之所悅。他日見二國同盟之實。不待蓍龜。事已至此。我日本當何如而可乎。蓋我國之進退。顧己國利害如何而已矣。他人之事。固非所關心也。然我國之於清。不獨有大可容喙之權。西人已目我以東洋大陸軍國。彼之有事於清。亦决不輕視我也。他日時局之變動。生我與彼不得不共事之勢。未敢保其必無也。豈得不預講之於今日哉。夫清國沿海之地。業既歸列國之佔據。或落其權力之區域。所餘者僅有直隸福建之一邊而已。福建一省之地。我已與清有不割讓於他

之約。雖不容他人之覬伺。然今日之勢。强國之新欲有所獲於支那者。不索諸北方。而欲得於南方也必矣。現非有如美人倡佔福州廈門之說乎。然則異日時局一變。萬一至有數國。新成對淸聯盟。而我國亦與之。爲防某國南下之勢。不得不佔一要地於北方之事。則當其任者果誰乎。彼必言北方折衝之任。非有强盛陸師者則不可。請委日本。南方之事。吾輩往自當之。斯時也。顧我國情如何耳。夫吾國民心。以中東之役。我軍連戰連捷。不能樹旭旗於燕京。與一朝棄遼東於某國之異議兩事。切齒扼腕。視爲終天之憾。故若他日有北方折衝之議乎。我國人必狂號疾呼。唾手而蹶起。自進欲當之。其勢蓋有不易制者焉。吾輩豈勝杞憂哉。曩時威海衛之地。我欲永佔有之。則不獨無列國之異議。如英且喜之。然當時國家知爲人守北門之徒勞。俟償欵淸交。即行撤去。更盡力經營於南方者。自衛之道。不得不然也。吾輩亦嘗贊焉。蓋我國之不可不深思熟慮者。在己國之利害而已矣。若不勝一時激發之情。忽忽忘之。暴虎馮河。徒自爲他人之役而不知。吾輩斷不取也。嗚呼、支那之形勢。日急一日。我國雖得福建不割讓之約。是實列國之所流涎。若猶附之於等閑。而更無以自

處。則他日不獨生外交轇轕之恐。時局之變。難保無萬一如向者所言也。而邦內民心之激發。難制如彼。國外自衛之根柢。易搖如此。則將如何而處于此耶。得無狼狽周章。竟致後悔乎哉。然則當路者之於今日。弗可無速施捷手焉也。弗可無先事預防焉也。

日將論日照之警　譯西四月九號日本報

陸軍將校某。精通東亞諸邦之情形者也。日前聞日照之警。語人曰。今爲淸國計之。莫如以可戰之心處之矣。淸兵雖弱也。於與膠州德兵戰何有。德遠派本國之兵於東方。今日之國情。決不能爲。雖戰爭已開。淸國二三口岸。不免爲其艦隊之砲所擊。然德之艦隊。煤炭本不裕。其勢必不能持久。而列國處局外中立之地。亦必不助之。復何所顧慮哉。想淸國却意國之要索。折其驕驁。氣力方旺。若乘此機而持此策以對德。則衰勢可挽也。膠州可復也。唯以此事望之于內政淆亂之朝。未必其有濟耳。

秦王島之將來　西五月十五號朝日報

淸國開放門戶之事。開放門戶者。謂徧開通商口岸也。與鎖國閉關封港相反對。漸行於實際。今年開放者。爲南京及南

寧二所。尙有所聞。在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所管之地。尙可開港數所云。

劉氏進而自開放南京。張氏進而開市岳州。其他長江南北之都市。從來外人足跡之所不至。今亦將開放之。彼之取此政略者。蓋有深意存焉也。然察二氏之意。將謂維持淸國之治安。使之免他邦之侵略。不外于各地開埠。與歐洲列國商業之利而已耶。今後大江沿岸及支流。徧開其殷富之市塲。則南北形勢。又將一變矣。

南寧者。廣西南部之中央市塲。而通南方東京之要路也。法國東京鐵道達于龍州。更進而至南寧。東折而達廣州灣。此事一成。則西江沿岸之利權。盡爲法人所占。而廣東廣西之一部。必當歸法國之勢力。英國豫知其將然也。故先使淸國開梧州。又使許西江之通航。至于今春。遂使開南寧。是射人者先射馬手段。於是法國北進之計畫。忽成畫餅。英國新聞。得南寧開埠之報。盛稱公使麥端奴氏之功。則英人之措重於此可知也。

與南寧之開埠相對者。爲客年所開之秦王島。此港傍山海關。雖嚴冬不結氷。不獨適于吐納滿洲及直隸山西之貨物。又可以遏抑俄國之南下也。若夫天津。雖直隸第

一之開市塲。極爲繁盛。而白河淺涸。不容大船。雖其稍小者。得泊溏沽。尙要豫卸下若干貨物於太沽。而後可行。又雖卸下溏沽之貨物。更輸送之於天津。展轉許多勞苦。且冬月結氷。交通路絕。故北淸商業。雖日見發達。而天津海口。咸苦其不便。勢不得不求良港於他也。營口亦然。雖滿洲第一之門戶。又有發達之勢。而遼河水淺流急。實非良港。且結冰之期。久於天津。冬月最便轉運之滿洲地方。而一年三分之二。殆爲堅冰所鎖。其不便甚矣。故滿洲之貿易愈盛。則勢不得不求四時無碍之良港也。然則補天津營口之不便。使北淸滿洲地方。供四時之交通者。唯有秦王島而已。

英人所管郵政局。年來使小滊船往復于該島芝罘間。以供郵信及行旅之便。去年英國公使。奬勵淸國政府。使之開港于該島。又促北洋大臣。使之測定其地域。漸至爲開港之準備。是以開平炭坑總辦張翼。協議英國富豪某。募集公債二十萬磅。修築該港云。又德人鐵士林克專心熱望。以新任該島稅務司。此人也。嘗宦于天津稅務司。後又爲李鴻章之顧問。客年請得直隸全省鑛山採掘之允許。世人稱爲投機家者也。又英人某。在天津者。豫料該島他日之旺盛。與淸人協同。大收買其地云。具先

見之明。以該島爲將來繁富之地者。莫如英人。已掌握牛莊鐵路。有欲利用該港以多收鐵路之益。又欲占有滿洲貿易利權之意。故專盡力于茲焉。頃日英人某。歸自滿洲。其言曰。滿洲鐵道支線。一達奉天。一達旅順者。督工甚急。所以然者。依此鐵路。欲以奪我英人所掌握之牛莊商權於大連灣也。夫牛莊堅冰凛冽。而大連灣則有四時船舶交通之便。可見俄國經畫。非偶然也。今我國對之而將敷設牛莊鐵路。其尾端達遼河之右岸。可爲滿漢聯絡之基點。故其右岸漸次繁榮。而生一新都市也。然未足以破俄人之經畫也。誠破俄人之經畫。維持我商權於長久。則在用我鐵路於永遠。使秦王島成爲市場之眞面目。與確立我商權於玆。掌握北淸滿洲之大門戶也。吁。英人措重於秦王島之意。可以見矣。

秦王島之地形。無有山岳島嶼之掩蔽。且海面遠淺。雖屬港灣之缺點。然加以人工。或築造波隄。或浚深海底。則可使容巨艦也。又左右無一大都會。可以爲中心市場者。概計歲中之輸出入數。天津爲一千萬圓。營口爲四百萬圓。取此兩港輸出入之一半。吐納之於本島。依南北鐵路之便。可得供給之於東三省及直隸山西陝西河南諸

清議報十八　外論彙譯　十三

省。又或可得爲其貨物出入之大門戶也。故余信本島之可以速趨隆盛也。或曰。秦王島他日爲北京之門戶。其通路可以避天津達北京之迂回。必至創造由永平及薊州達北京之鐵路也。又曰。長城內外諸山。炭礦頗多。如開平炭礦。將來必大開採。然則秦王島爲運煤之最良埠。而益見繁盛也。蓋以前數言豫想之。則他日本島爲直隸灣內一大貿易市場。所不容疑。而謀其殷富者。即所以使俄國不著一步。又所以使俄國不得開大連灣。攬滿洲之利權也。且所以使英人所管關內外之鐵路。多收利益也。信如此則開本島爲商埠者。可不謂之謀深慮遠哉。

若夫意國要求三門灣。將行其開放。深遠之政畧有某國公使。忠告于清曰、如此是激意國之怒也。後事雖中止。清國已知自開放其海港。即所以自防禦其海港。漸至施之於實際。況外有羅巴士哈都等勸誘之。內有劉坤一等斷行之乎。不知所深謀遠慮。許多開放政畧。今後實施于何地耳。

日本三浦中將論節兵備　譯西五月十五號日本報

余之欲論決兵備及增稅之問題也久矣。雖然、同志中既有研究之者。今不復論。唯記

屬兵備者耳。

余之奉職于陸軍也久矣。十年之前。去職之日。竊有關於兵備之意見。不圖十年之後。有爲兵備增租稅之事。至使余吐露昔日之意見也。夫世人節兵備之說。喧囂既久。然以其實際未明。聞者不能無惑也。抑本題所關頗廣。或于經濟。或于教育。響觸國家之進運。實非淺鮮。豈可付之煙雲乎。余之所辯。爲是故耳。今之人動輒叫號東洋之危急。曰、兵備擴張。出于不得已。兵備擴張。既不得已。則增稅之苦。不得不甘受之也。其說雖非無理。然以余思之。枯竭國家將來之財源。以整頓兵備者。得毋擴張之過大乎。是余之所爲大疑。而研究其當否。論決其是非。雖然實方今之最大急務也。

從來設兵備之法有二。其法之分。依邦國形勢之如何。請詳論之。本邦兵備擴張之方針。果取法於何國乎。夫其所依據。于歐洲大陸。固以德法二國爲主也。

觀夫歐洲列國之狀態。境壤相錯。關係最密。故紛爭之發于何日。侵伐之起于何時。風雲萬變。智者難測。鑒於史乘。而方今益見其危急者也。譬如德增一聯隊。則法必倣之。法增一聯隊。則德亦必倣之。[illegible]國以勉強擴張兵備。而三解散議會。是實

鐵血宰相畢斯麥之時也。當時雖有不得已之急。僅增一萬之兵。尙感非常之困難。然爾後著著進步。以至今日。遂得備四十萬乃至五十萬之大兵也。今擧實例言之。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交戰。普軍得勝者。蓋專主先制之效也。故平日養大兵。使其運動敏捷快活。凡器械硝藥等。以及舟車交通之利。所當準備者。皆一以先制爲主。以我整頓。伐彼不整頓者。實所以使列國感兵備擴張之不得已。雖知其爲冗費。而亦無術以節之也。是在對峙接壤之邦。其形勢固所不能免也。

若夫本邦之形勢。則屹立東洋。四面皆海。無有他邦接壤者。隣邦淸國。今也捨舊怨而親交加篤。雖不敢謂其久遠如是。而十數年之間。無復相見于砲烟硝雨之事。斷可知也。又察英俄及其他歐洲列國之形勢。則皆雲海茫茫。萬里隔絕。雖西伯利亞鐵路全通。不無可慮。然鐵路最難完全。假令堅固。依之以輸送大軍。亦至難之業。非如邦人所憂。瞬時可得爲者也。況依不完全之鐵路。以輸送軍隊。有遲於徒行者乎。且歐洲列國兵備之整頓。生於比隣國防不得已之故。縱使得鐵路輸送之便。至派遣數萬大軍於東洋。則在彼國情。實有不能爲者存焉。試見往年淸法戰爭之際。法兵之派遣

于清國者。果有幾何。步兵不過一聯隊。工兵不過一大隊。而尚非能調自一所。徵之於全國各地之兵營。其他則以亞爾利突尼斯及印度等土兵充之。夫以法國之富强。號有四五十萬之大兵者。業已如此。而其極也至請和於清國。世人或謂清國爲迂遠。其所爲雖或迂遠。然至其識見之大。則不可侮也。蓋知法之必不能爲事於東洋也。本邦人雖或笑清國之行爲。此一事尙不能解。而唯列國之兵備是畏。其愚亦可悲哉。或又曰。歐洲列國。雖輸送陸軍之難。亦各有東洋艦隊。不出數旬可至。是其尤可懼可憂者也。然艦隊者。供戰爭開始之用。而不關終局之勝敗也。故開始戰爭者艦隊。而制終局之勝者。常在陸軍也。艦隊雖能殄滅敵艦。破壞軍港。不可依以制勝於終局也。夫克路伯氏。雖全滅清國艦隊。終歸法軍之敗者。是其實例也。然而歐洲列國。所以不能派遣大軍於東洋。旣如前所述。則本邦之措重於海軍。不拘拘委身於陸軍者。余輩所深贊成也。

且考察近年歐洲列國振威於東洋之行爲。彼之所重。未嘗有依陸軍者。皆專倚艦隊而成者也。若夫三國同盟。及旅順大連灣威海衛膠州灣諸役。無不倚艦隊之力。彼等

不過轉甲地軍艦于乙地。而常遂其志望耳。若艦隊相戰。而繼以陸軍。用以制終局之勝。未嘗聞也。此所謂依艦隊之聚散。而博奇利於其間也。然使彼等得逞其欲者。職由敵人怯懦。非彼等能以實力蹂躪東洋者也。

由是觀之。歐洲列國之難派遣陸軍於東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彼陸軍之編制。與本邦大異其趣。本邦之人。不問國情之同異。頻欲倣歐洲陸軍之編制。果何意乎。余所甚不解也。抑我陸軍之編制。明治初年。廢藩置縣之後。以鎮定草澤亂民為主。然王化漸浹。至今國內無復用兵力之舉。加之交通機關。月日漸進。陸軍止宜統合不須多設。夫陸軍編制。亦猶郡縣之制。其初縣治之多分者。逐年漸合。是徵其實例也。然陸軍則不然。六師團猶疑其多。今又配置之於十二所。不知其何謂也。夫乘交通日開。而漸漸併合陸軍。則於軍隊統一。於國家經濟。其利極大。而理之所當然也。且夫軍隊。分之愈多。則冗費益多。譬如往昔領十萬石之諸侯。不能領萬石者十人之僕從。而僅領萬石之諸侯。不能廢一從卒也。今擴張六師團而為十二。則冗費之多。固不俟論。況於本邦形勢。不必如此之警戒乎。

（未完）

太平洋之未來與日本國策 接第十三冊

以全國爲貿易經行地之策。於政治上爲平和主義。而非侵畧主義也。爲積極主義。而非消極主義也。所謂無花而得實之策也。舉森渺無際之太平洋岸上。凡洋島之各色人種。各色產物。各色風土。打爲一丸。自南自北。自東自西。所有輸運的貨物。悉朝宗于日本。復由日本而分布于四方。所謂商國主義。平和積極主義。無以過此也。外之支那問題。亞細亞問題。因之可以斷定。內之貿易政策。自由保護兩者之孰當。內外人平等之主義。可行與否。修築港灣獎勵航海之事。當急行與否。海軍擴張之程度。當如何。凡此諸問題。皆可一言而決矣。

今將太平洋上貿易總額畧列如左

(甲)太平洋面美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智利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磅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磅	三四、五〇〇、〇〇〇磅
玻利比亞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秘魯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輸入)	(輸出)	(合計)
埃埃德兒	一,五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哥倫布及中亞美利加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美國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加拿太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乙）太平洋中諸島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檀香山	一,五〇〇,〇〇〇磅	三,五〇〇,〇〇〇磅	五,〇〇〇,〇〇〇磅
薩馬	八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非志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
紐格那	五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紐格德那	五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〇
非律賓	二,二五〇,〇〇〇	四,二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蘭領東印度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社會島及附近群島	二,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二,六三五,〇〇〇	三六,六一五,〇〇〇	五九,二五〇,〇〇〇

（丙）太平洋面亞洲諸國 （輸入） （輸出） （合計）

	磅	磅	磅
支那通商口岸			七三,五〇〇,〇〇〇
香港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西伯利亞東部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暹羅	四,五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
安南及法屬各地	五,〇〇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海峽及巫來由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七六,〇〇〇,〇〇〇
緬甸及印度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四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丁)澳洲	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全太平洋國總計沿海商務總額概畧如下

(甲)太平洋面亞米利加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乙)太平洋內諸島國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丙)太平洋面亞細亞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丁)澳洲	一二,七五〇,〇〇〇
合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太平洋上之商務。每年殆不減十萬萬。而其人口則如何。合洋岸及洋中各

地之總數計之。現數八萬七千五百萬。就全世界十五萬萬人口比較之。殆居其半而有餘。然則太平洋一帶。人口最密之地也。然其大數。屬于未開及半開之人。雖然、文明之進步。與銷用各物之進步。同一比例。此資生學家之公例也。今太平洋一帶。其銷用各物之力。驟增巨額。實可驚訝。因銷用之力增加。則生產之力。亦與之俱增。故太平洋商務之進步。遂遠非大西洋之可比矣。記五十年前。美國上議院議員某君嘗云。太平洋上之諸國。自今以往。其人種將一躍而主持世界之大舞臺。豈不信哉。然則我日本介立于此大市塲之閒。利用其水與其地位。握商業朝宗之大利權。以視英國之于大西洋。比利時之于歐洲大陸。過之數倍。我邦人士論國是者。盍少留意哉。

（完）

萬國近事

英俄協商彙譯

英俄兩國。協商對淸處分。雖業已成立。而先是四月二日俄都聖彼得來書。記兩國問之形勢云。今也淸國問題。大起於歐洲。對淸處分之協議。開始於英俄。昔者俄國之欲得牛莊也。力排英國。以英之國情。爲非可與協商也。然某新報則曰。駐俄之英公使。提出俄國政府分割淸國之意見。以前禮拜五。達俄國外務大臣之手。該書云。歐洲列國。不能深謀遠慮。英俄二國。宜爲之指導。東亞之整頓。無復望矣。雖然、得我二國聯合。則可決此問題。而加之以法德意三國。無不可爲。此英國公使之謀也。俄國對此意見曰。列國會議。是擾亂分割東亞之秩序。且終局必不能決。宜加之以奧美相日三國。然日美兩國。不宜使之分割淸國。而妨歐洲之希望也。與英國公使之意。大相刺謬。夫英國有此意見與否。雖未可知。然與俄國協商則甚明。俄國不同此意。亦自利害得失上起見者也。進而言之。則俄國將來所求之大欲。更有過於此者也。若夫淸國之祖。非崛起滿州而席捲天下哉。



曩者俄國之意向如此。而今忽變其態度。與英國協商者。其間消息。豈可不深思乎。清國清國。其如何餧此羣虎乎。譯西五月十四號朝日報

英俄協商交涉。英國公使在俄京聖彼得堡。與俄國外務大臣定議。其要領尙未至日本政府。故不能知其詳。聞協商支那鐵道之事。互定其權。俄國讓英者尤大。以地圖觀之。俄地雖與北支那相接。交通杜絕。故不能懸軍長驅。據旅順一角。永與英國爭。英國海軍雖强大。于陸上亦不能擧事。兩國皆鞭長不達馬腹。故不如無爭也。昨歲八月之擾。予私爲英俄兩國協商時機已至。日候其消息。延至今日。乃適如意中所料也。青木外務大臣。見路透電傳英俄協商。爲之大驚。端坐室中。以鎭其慮。又一時唱日英同盟者。及論日英德美商業同盟者。皆嗒然若失。譯西五月八號大阪毎日報

英相沙候。莅亞哦的美學士會饗筵。演說云。余信英俄盟約。必足防弭兩國利益之爭端於將來也。譯西五月一號時事新報

英俄盟約。約欵首章。有兩國均許扶持清國之安全及獨立之語。譯西五月三號時事新報所載路電

譯者曰。瓜分而曰扶持。衰亡而曰安全。無權而曰獨立。此種陰滅人國之新法。最

毒最酷。而當局者猶夢夢焉。吁悲夫。

據太晤士報約欵中。有山海關以內鐵路。依舊用英國技師長及財務管理人。關外專委清國管理之語。譯西五月四號時事新報所載路電

英俄兩國勢力區域　　譯西五月十二號時事新報

倫敦電。英國外務次官捕氏。詣英國下院。說曰。所謂楊子江平原。謂楊子江岸各省。及湖南浙江也。又俄國所要索之滿州地。今未能詳言之。

德兵蹂躪山東　　譯五月十三號大坂每日新聞

德國今仍置兵于日照。安東衛沂州各處。各百二十人。裝置速射砲。又置騎兵。有流言曰。今五六百兵將到。太軍已集。卽進攻山東全省。又德國置太守于濟南府。管理山東省。又有一報曰。德皇弟亨利親王。抵南京。欲見劉坤一不見。至漢口。與張之洞相親。往來談論。且觀護軍及武備學堂操練。又見鐵政局工場。大冶鐵山等。還居上海。

俄兵侵入新疆　　譯西五月十三號時事新報

俄國哥殺克兵。在俄清國境。四月三日。突入清國境內。清兵拒之。互發鎗火。清兵以山砲二門禦之。俄兵卽退。刻下清兵在喀什噶爾及伊犂地方甚寡。急望援兵之至。新疆地方回人。勢極猖獗。喀什噶道臺及鎭臺。共稟新疆巡撫饒應祺。曰。若不速遣援兵。斷不能鎭定禍亂。願速派步兵五千人。騎兵三千人。盖此路實爲要害之地也。

要求無壓　　譯西五月十三號時事新報

又北京來電。俄公使前十日。詣總理衙門。要索曰。得滿洲便宜地爲起基。經山海關達北京。原文不分明 或謂覩俄公使語氣。在于布桀鐵路。此鐵道起基。盖伯訥納也。又有人曰。此要索基於英俄協商。及俄國往日論關外鐵道而未決也。然清政府。以出協商範圍外。頗訝其異。盖恐見俄兵於北京傍近也。

日人評劉總督　　西五月十四號日日報

劉總督對我國有親好之情。于我軍艦將士。及我國人遊南京者。皆得優待而知之矣。近日總督親謂我一官吏曰。甲午交兵之前。日本爲朝鮮之事。照會我國政府者四條。

一、兩國協同派兵。掃蕩東學黨。以保持朝鮮之平和。一、兩國協同。以整理朝鮮之財

政。一、兩國協同。以整理朝鮮之內治。其一則吾忘之。以上事項。固非遠事理者。故余直抵天津。面謁李中堂。問其不應日本提議之故。李曰、如總署王大臣不允何。於是余更至北京。問總署王大臣如前。總署王大臣亦曰。如李中堂不肯何。互相推諉。偷安誤國。是以兩國不成協商。遂至交戰。以余所見。臺灣之屬日本版圖。實東方大局之利益。何者當時不割讓於日本。而我自有之。今亦必為歐洲強國所占據。我南方海岸。難免擾亂。試觀膠州旅順大連廣州等地。今果誰之有乎云云。觀總督之言如是。可以知其當時之意矣。總督對我之情。膠事以來。雖稍有著見者。遡其所由。則往年交兵前之識見。已異于凡俗。而助與我之深情者。不復容疑也。總督又聽我伊藤侯爵之言。銳意設立工業學校。然則其求智識於我者殊急也。畢竟總督對我之深情。不在形式而在精神。非發于一時之感。而出于懷永圖者也。

總督元來唱與日美英三國親交。而保全東方大局之說者也。而曩日自會白疊斯福卿以來。如益覺其利者。但白疊斯福卿。雖以德國為商業同盟國之一。總督不甚主四國親交論。未有一辭及德者。其有不慊於膠事乎。而總督不快於懷者。為俄法二國。雖

然俄人跋扈之區域。稍遠總督之管轄。其感利害之念雖薄。至其對法國。則最所不快者也。是由占領廣州灣及四明公所諸案之故。而總督於法國租界開廣之要求。不止拒法國之提議。其領事之率軍艦而至南京。虛聲恫喝也。總督力拒之。不讓一步。遂使法國愧赧。蓋總督之所以如此而不動者。由洞見外情之所向。比之於恫喝挫膽。割土不悔之外交家。則可謂有天淵之異者也。

南京開埠　譯西五月十三號時事新報

本月一日。南京行開埠儀式。即日于開埠處。發大砲二門祝之。以官銀號。改爲稅關所。將起工時。建稅關旗于其中。稅務官亞氏。招稅關督務胡芸台等。及文武諸官。張盛宴。此日所収納稅金。有五十八兩。此日開埠只行儀式。未告其事。故外國人多不知之云。或曰此地恐商業不能繁昌。然將來於內地商業。必有所斷增也。

上海擴張租界　譯西五月十三號時事新報

上海所謂英租界美租界。今日既爲各國公地。唯法租界爲專屬租界。萬事與兩租界。如有胥壤之別。嘗久議廣闢租界。至大前日漸畢。雖不容英美德三國領事要索。然不

敢居留外國人欣望。前上海道蔡嘗左右其言。遷延不決。李道臺會見立決。因報之於劉坤一。坤一諾之。其區域之廣。唯吳淞上海間鐵道發滊館。不入租界。其傍近道路。兩租界市署管之。惟衛生警察不與。

清國論戰　譯西五月十三號大阪每日新聞

清國總理衙門。前日密電張之洞曰。德兵據沂州。將占山東全省。宜臨機應變。張覆電曰。現各國眈眈。索各要地。我退一步。則彼進一步。我軍日夜練習洋操。已有成效。若有戰事。當率之以臨敵。大可用也。聞德國進兵山東省。聲言保護宣敎師。此斷不可信也。累數千言。劉坤一亦論戰云。

清韓條約未決　譯西五月九號千代田新報

清韓通商條約中。至海關稅事。兩國全權委員。各不相合。未蓋印。近來韓國貨幣。價額大賤。比日本紙幣。猶減二分之半。清國全權委員。言以朝鮮貨幣可交關稅。韓委員不允。曰朝鮮稅關。從來收日本紙幣及日本銀貨。不能應貴意。此議亦未決云。

韓事三則

俄國捕鯨船。嘗至朝鮮咸鏡道吉州。犯其條約。元山海關長。論其地非通商口。且犯條約。欲收罰金四千圓。俄公使大怒反。向韓政府。索償押留其鯨船損害之金。未決。大前日。俄公使再逼韓政府。謂若不速償損害金。更宜添利息。英人捕氏。干涉此事。俄公使責之曰。英人有何理由。而干涉此事乎。政府答曰。捕氏本國雇用之。爲海關長。以貴公使所索無理。故干涉之也。譯西五月八號大阪每日新報

朝鮮平壤開市。外部旣通報各國。定有日矣。忽有頑固黨。駁之曰。平壤歷代王者舊都。若爲內外貿易地。此汚辱先祖也。因取其條文中有除宮內基地之句。以爲論本。建木標於平壤城外五里四方。題曰宮內基地。以阻城內開市。外部又通報於各國公使。乞以石湖亭代之。二十九日。各公使會于貞洞。協商此事。西五月十二號時事新報

沈氏攡成之政府旣瓦解。今也新政府方成。申箕善爲參政。李乾夏爲內部大臣。朴齊純爲外部大臣。俞箕煥爲法部大臣。趙秉稷爲度支大臣。閔丙奭爲學部大臣。閔泳綺爲農商工部大臣。李載純爲宮內大臣。李夏榮爲贊政。唯闕軍部大臣耳。然皆不同道之人。意見各出。扞格支吾。無由望其有爲。徒文飾無事。偷一日之安而已。頃又有

閔泳駿入閣之說。然未知其確否。西四月二十九號日本報

俄政府淆亂

譯西五月十三號大阪每日新報

據英國新聞。俄京來信。俄帝欲大改革內治。大藏大臣烏氏贊成之。諸大臣概有異議。軋轢非常。帝頗苦之。又帝處置芬蘭俄化之事。不能如意。因召烏氏具告其情。烏氏對曰。陛下之志必可成也。帝直告之曰。將以子爲內務大臣。諸大臣聞之益不懌。攻烏氏爲專寵。內閣淆亂。

福建三都澳開港

譯西五月十三日時事新報

本月十日日本駐福州領事來電云。清國福建省三都澳。于本月八日。開爲各國通商口岸。

研究對淸問題

譯西五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

自牛莊北京間鐵道。俄人起要索之問題。于東亞全局。實爲一大關係。日本憲政本黨之院外團體。謂憲政黨中之分會也不日開會議以研究之。决意大有所運動云。

譯者曰。俄人索我牛莊北京鐵路之權。於日人何與。乃開會以研究之。欲預有所抵

禦。其意何也。蓋其視中國。如隣之失火被盜。防其將及于己。故一舉動。輙怒目注焉。以圖爭大局之上游。愛其國者。深謀遠慮。先事預防。誠如是也。乃我全國鐵路礦産之權。盡扼于外人。而舉國不知。全國用人行政之權。盡移于外人。而舉國不知。甚至全國之土地。報章日言瓜分。全國之人民。各地日傳慘殺。而舉國亦若不知。即或知之。亦不視爲切膚之痛。驚走相告。而開大會以研究之。如何組織吾國民。如何顚覆僞政府。如何消異族之野心。如何救同類于水火。蓋國已盡亾。而猶若太平無事者。愚民之禍。亦烈矣哉。然今猶不醒悟。尙有見天日之時耶。譯者至此。所爲悁悁而悲也。

加拿太苛稅華民

譯西五月十三號時事新報

加拿太政府總理。去月下旬。會勞働（勞工之稱）協會委員。語云。移住民（即居留人也）之賦課。清國宜加人頭稅爲五百弗。至日本人則不可如此。蓋彼國民。多望其上將來爲英之同盟國云云。噫、同處東洋。同屬黃種。而人之相待。厚薄懸殊如此。嗟我中國民。不思自立。何以存于天地間乎。

組織國家。非若天之造禽獸也。盖國家實有利於人類。人始組織而成之也。故組織中。自含有人類之性情矣。盖國家即高等組織體。亦如自覺自行自語隨己意而動之人體耳。

然組織國家。又非如天之造人類也。亦非成於技工。出於想像也。國家之本体。必由民人之天性而成。嘘吸人類自由之性而生息。雖其本体囿於一定固有之民性。不能出乎範圍。然亦優遊于不羈自由之域矣。

國家已知天然道理。又將所定之道理宣布。由是制作法律。領受其權理而保守之。觀于此。而知國家不外一法律上之人也。國家之職。專在制定法度。而保護人民。故理之世界無上之法体。

又國家有德義者也。宜自知其義務有盡神人之責。故民人生息於版圖之內。凡補助保護之事。及人世之公道。外國之交涉。此三者皆國家當盡之義務也。現時萬國公法。雖未能使各國盡法律上之責。然就古今興亡之跡。觀天之福善禍淫。亦可知德義之力極大矣。

維持保護社會。及民人之財政與教育。皆國家之責。然則國家者又財政教育之歸也。且國家欲一國均得安全。於是經之營之。制定憲法。應民之需。與教育之事。立富厚之基。張其國權。以與外國並立。故國家又政略之歸也。

第七節

國家外別有鄉村社會協會商社等。雖均爲合同團体。然綜合全國民及各社會。使皆有生氣。成一大有機體。唯在國家與宗教耳。彼鄉村會社等。其規模之狹隘。不過一微小團體也。宗教託天神之權。可以維持國中教界。國家則有男子之性。可以自決自行。諺有之曰。宗教爲母。然則國家爲父矣。

今據理推究。以求方今文明之世所謂國家之主義何如。則其要領當如下文。曰、國家者即民人團體。在建立一定國土。而自行處理政務者也。

其主義若此。故人之崇國家。服命令。忠信事之。不敢背叛。若使國家無生氣。如一種机器。則人生息於父母之國。一旦有事。雖棄妻子。擲貨財。萬死不顧以赴國難。然究何益哉。

第三章　國家之建立沿革及亡滅

第一節

夫國家者。由國民之沿革而生。勢不得不與沿革共推移也。古初建國之始。已不可考。然徵之近代。亦不難審知建國之所由來。凡國家之壽。長於人壽數倍。若以歲月計之。或涉數千百年。則國家誠爲不死之物也。然歷觀古今國家。其氣魄消耗。漸至老衰而亡滅者有之。今世國家中。建國在數千年以前者。不數見焉。歐洲各邦之最古者。成于漂泊放牧之世。自餘則僅歷數百年而已。若亞美利加各邦。則建國尤爲日淺者也。

國家之建立者。謂新構造一國。或始得國土之時。太初之國。即始糾合新國之民。而得新國土者。亦不過傳於口碑耳。史冊可徵者茜希矣。上古羅馬人所謂不朽帝都者羅馬府是也。以古今史乘攷之。建國有二種。一既設政府。儼然具國家之体。而後新得國土。構成一國家者。如古猶太人略有巴列土頴。日耳曼諸邦人。略有羅馬帝國之州郡是也。一

民人散居各地。後相合爲一國。制憲法以出治。確定國家之威權者。如愛士蘭者共和政治是也。北亞美利加之民。合一而制定憲法。以建今之合衆國。亦類是也。

按愛士蘭。一名氷國西歷八百六十年。諾威國人始發見之。比九百三十年。愛士蘭諸部酋長。合一建共和政府。其後諸酋橫恣。內訌不已。諾威人乘釁蠶食其地。自千二百五十六年。至六十四年。全土盡歸諾人。千八百十四年。丁抹國王。割諾威予瑞典。於是愛士蘭土亦屬瑞典。

第二節

此外或合舊時數國爲聯邦。或分舊時一國爲數國。或割據國之一部。別設特立之國。此乃改造舊國。非創建新國也。今列舉此類如左。

一。數小國合成一國。外觀似一合衆國。而實不成國家之体裁者。千七百九十八年前。及千八百十五年後。瑞士聯邦。千七百七十六年至八十七年。北亞美利加合衆。千八百十五年至六十六年。德國聯邦。是也。

二。數國聯合。立一合衆政府。內治其民。外與列國並立。能察全國之情狀。而施政無

不宜者。此合衆之國也。聯合各邦之權理。雖有限制。猶不失特立體裁者。此聯邦之國也。如千七百八十七年。北美合衆國。千八百四十八年。瑞西盟約國。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國聯邦。是也。

三。凡君主久并有兩三國之地。與外國相比較。亦如一合衆國。是所謂君主合一之制。實與上文第一條所引之聯合國相類。昔時德國倫拔兒德兩王之聯合。一千八百十四年以後。瑞典、諾威合一。比國王與拉文堡克侯合一。皆是也。

四。與上文第二條所引合衆聯邦相類者。是爲國務合同之制。雖數國統於一君。然比之尋常君主合一之制。立法行政。共統於一政府之下者畧異。蓋國務合同。而彼此自有特立權也。千四百七十四年。加斯堤爾、阿拉昆、(西班牙之州名)兩國合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及六十一年。奥國憲法是也。方今奥大利、匈牙利、所定憲法。(千八百六十七年制定)殆近於君主合一之制。然觀其官制外務軍務財務議院。實國務合同也。

五。又別有統一合體之國。即各邦互廢其風俗之殊異者。而定于一尊之國也。千七百七年。英吉利并蘇格蘭建大英國。千八百年。又并愛蘭。又千八百六十九年。比國

合荷狠租連侯國。千八百六十年。至六十一年。樑岡德、納勃兒二王國及數侯國。并歸於意大利國。是也。

六。國王死後。有分割其土地。以予諸王子者。夫分一國爲數小國。中古往往有此事。今世國家學。法律學。以爲大戾於國民合同國家統一之義。共排斥此說。然而政黨不相容。遂使其國分裂者。雖今世亦不能免也。荷蘭國分裂。而比利時新建國。是也。

七。國內一州。脫本國管轄。而自成特立國者有之。千五百七十九年。荷蘭脫西班牙之管轄。千七百七十六年。北美脫英國之管轄。千八百三十年。希臘脫土耳其之管轄。近世南美諸邦。脫西班牙、葡萄牙之管轄。是也。

八。往古希臘人。謂殖民地（殖民。言移民於遠地。以闢土地。滋生蕃息也。殖民地猶言國外之屬地也。）爲本國之支國。近世歐洲諸國。殖民於海外。元非欲興新國。然而移住之民。歷年既久。生齒漸滋。勢力日旺。自足以執國務。其崛起建國而稱特立者。比比皆是也。故殖民者。實爲異時建國之基也。夫支國欲免本國束縛而自立。若本國大度。許其所請。國之幸也。否則支國

此稿未畢

紀年公理上　任公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淩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恆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坿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出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恆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于人之腦筋甚勞。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

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于一。以耶蘇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紀年公理下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竪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竪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于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于年號不熟。則罣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持論爲王莽仲冤其證据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爲衆

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于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爲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强學會。即用史公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撟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蘇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焉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爲奴不自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于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者。然則其將一于耶蘇乎。并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于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曰。尚書獨載堯以來。以堯舜紀其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爲極則。紀堯舜無异紀孔子。一善也。堯舜爲公天下之祖。紀以爲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尚多。如西國例稱耶蘇前幾年。則不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其亦可也。後有作者。必于數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

各尊其國。各修其教。然則當一于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干支可据。亦可不廢舊日之干支紀年。亦一便也。

話也。散士曰。速語速語。如不語則令娘悲哀之情。永無能解。且僕悼惜之念。亦不能抒。紅蓮揮涙呑聲。漸擧首曰。然則自是將語將軍父子及范老死沒之狀耶。乃語曰。此際四人對坐船中。怏怏不樂。憂形於色。妾乃促幽蘭女史散步于甲板上。女史曰。方初出竈谿。航太平洋。精神激昂。意氣發越。奮然有拔山之概。今壯心挫折。志力衰疲。眞不堪嶙嶙之情也。妾曰妾亦無異令娘。本無所思。而如重有思者。實不知何故。今天霽氣爽。光景極佳。且眺望以娛神而已。既而風雲倏起。大雨驟至。迅雷霹靂。海潮沸騰。妾等大驚。匍匐而入于艙內。怒濤洶湧。勢愈簸盪。忽如升於九天。忽如入於九地。乘客惶怖。或支抱柱楹。或輾轉床上。已而涙破窓牖。驚波滾滾入于船中。時船夫號叫之聲。器物破碎之響。悽悽慘慘。耳不忍聞。未久有大聲疾呼曰。船觸暗礁。今將沈沒。乘客速上甲板。妾等亦攀援而上。惟見滿天暗黑。逆涙如山。求救乞援者。與激涙之聲相和。眞有地爲之裂。天爲之覆之狀。時船長拚死以救衆人。急下數小艇。使乘客移渡上岸。而涙勢益暴。小艇動搖益甚。相爭飛渡。失足沈溺波間者。不可勝數。妾亦以爲萬死無一生矣。轉眼又與將軍女史范老相失。忽又見女史與將軍已

在小艇之中。妾乃决意將欲飛下。誰知漫天之巨浪。卒然而至。小艇竟被沈沒。女史與將軍忽不見人影。范老又不知所之。妾時倉皇失措。必死之心已决。茫然立在飛沫之中。忽耳邊有聲曰。可速逃去。何故躊躇在此。直將妾扶移於小艇。至一小島。登岸時回首瀛船。則已覆没矣。嗟嗟。三友既葬魚腹。妾獨偷生。生同其志者。死不能同其處。今日再逢郎君。豈不愧哉。夫天下之人。吟春花。弄秋月。坐瑤臺。飽太牢。安富尊榮。不知艱難迍邅。以了一生者。正復不少。妾等何獨轗軻偃蹇。慘遭厄運。曾不能享人生之幸福哉。愀然太息。不知所云。

佳人奇遇卷五終

政治小說 佳人奇遇卷六

日本東海散士前農商部侍郎柴四郎撰

散士既聞紅蓮所言。慨然歎息者久之。既而勵聲謂紅蓮曰。令娘遭逢不偶。屢遇艱危。勞骨焦心。可云至矣。今日悲哀。亦固其所。雖然、欲爲正義排雜亂。爲交友解患難。奚得辭辛酸哉。且如幽蘭女史之死。雖最可哀。然亦不必深悲者。以余始相遇於蹄水也。女史告曰。寧爲蘭桂而摧。愧爲蕭艾而存。今女史爲國爲民。與父投海而死。所謂爲蘭桂而摧者。亦可以瞑目無恨矣。至令娘則不然。有不與戴天之深讐。而未能遂其志。豈可不自重乎。紅蓮擧首答曰。妾感喟交集。心緒忙亂。遂爲郎君所疑。雖然、妾心如莫邪之劍。歷鍛鍊而愈銳。妾情如卞和之璧。經琢磨而益潔。請郎君勿以爲念。散士曰。令娘其後逃於何處。願聞其詳。紅蓮曰。妾既與數人登岸。相伴入一漁家。休養數日。心神復舊。竊以爲航於佛國。見巖籠跎。告幽將軍之死。而後徐決去就。適方出米國之時。幽蘭女史分金劵二千。藏之三人懷中。使以備不虞之用。故遇有此厄。妾亦得無囊橐之慮。因付船赴佛國。入巴黎。見巖籠跎。具語其顚末。巖公深



惜將軍之死。慨然曰、仇讐未報。老將既逝。人生幾何。眞如草上朝露。欲爲己所欲爲。以垂功業於不朽。亦難矣哉。更告妾曰。敝邦與英國締交甚久。故民情國俗。互相蹈襲。而余最愛愛蘭人。盖愛蘭人雖有輕擧暴動之跡。而蹶輒愈奮。倒輒益興。處屯邅坎壈之間。常晏如也。其敢爲之氣象。萬國或無有及者。闔島一心戮力。借米佛人民之輿論。以乘英國之隙。施自治之政。復獨立之權。拯黎民於水火之中。顧當不遠也。散士曰。聞巖公識見深遠。近復注意東洋之形勢。就如我日本。巖公曾有所論議否乎。紅蓮依違如不能言者。既而曰。貴國之事。非無所論。散士曰。希爲我語之。紅蓮猶未言。散士頻叩之。紅蓮乃曰請郎君恕妾。妾且告其實。妾聞於巖公曰。頃傳日本革除宿弊。文化大開。民心振興。無不倡自主自由之論。公如深感其義。航海而東赴扶桑。爲自由之聲援。是妾所尸祝者也。且以貴邦之人。重義敢爲。昔贊襄米國之義擧。近奬勵敝邦之獨立。如今日復有此擧。日本自是脫歐人之羈絆。免强暴抑壓。廢治外法權。國民漸得自由。妾知佛國之高義。吾公之義擧。共發揚於五洲也。語未畢。巖公瞋眼喝聲曰。咄。是齊東野人之語耳。先吾國與普國戰。拿破侖三世敗於師

丹。身降爲虜。巴黎亦受圍。國家滅亡。朝不保夕。當是時吾輩倡主戰。一民心。欲粉身碎骨。以雪國辱。乃單身乘氣球。脫重圍。至浪華河上。招募兵勇。勵以克復國家之大義。將進而破新勝之普軍。復阿連郡城。與莪士之軍相應。三軍合擊普軍于堅城之下。擬進屠其都城。安吾社稷於磐石。以傳威名於萬世。誰料巴彥輩怯懦無爲。首鼠兩端。愛身賣國。率十五萬之雄兵。甘爲降虜。使我民氣挫折。愛惜生命。失重義之丹心。嘵嘵然而倡和議。割地償欵。甘爲城下盟。遂使普國逞雄於歐洲。遺憾何堪哉。此余所以臥薪嘗膽。日夜而不能忘也。今則內有王政黨之思故主。而惡共和之政。社會黨與虛無黨相結。欲斷行過激之改革。外有普之兇姦陰與奧意西三國連衡。以窺伺我。馬島埃及安南三國亦抗制我。實國家多事之秋也。余雖不肖。負此大任。何暇趨貧弱之小邦。擲光陰于虛牝乎。雖然、日本人民。上下一心。憤外人之專橫。慨國權之不振。眞有如昔時米國之義擧。如聖土奴民嗷之獨立。如愛蘭人之抗拒英國。民心之固。士氣之振。雖經百折而不屈。余感其孤忠。誠欲助一臂之勞也。

聖土奴民嗷者。西印度中之一島。佛國殖民地之一也。一千八百一年。拿破侖第一

世布實施奴隸之令於此島。島民憤其暴戾殘虐。所在蜂起。推名將東山黨老亞智勇爲盟主。啜血仰天。相共誓曰。死雖爲自由之鬼。生不爲奴隸之民。遂舉兵而叛。老亞智勇者。亞非利加黑奴之子也。一千七百四十三年。生於此島。及佛國革命之亂起。立共和之政。令全島解放奴隸。與以自主之權。使人人得就其業。既而英人見佛國內亂。乘隙欲奪此島。遣大兵來圍。以甘言誘之。以兵威脅之。殆略其半。時老亞智勇屬於佛之提督勵武禮麾下。屢與英軍戰。建奇功。累遷爲偏將。會有部下將士。竊通諜於英軍者。賣提督而降其軍。於是島兵狼狽不知所爲。皆將棄干戈而降。老亞智勇在外聞之。大驚。星馳歸來。督勵士卒。一戰而破英軍。奪還提督。振作士氣。以挽既覆之狂瀾。乃擧爲大元帥。老亞智勇奮然以克復全島爲已任。與士卒同甘苦。頻破英軍。急追圍英將。殲其全軍。于是一島皆定。島民推尊其功。奉爲首領。使攝島政。然老亞智勇爲人。謙退遜讓。不伐其功。自奉極薄。最惡華侈。量民情而施政策。執法公。斷事敏。民皆感其德。服其智。敬之如父。慕之如母。商工之業。由之振興。嶋民漸富。一千八百年。安眠之和議成。歐洲之平和。

可得而望。會拿破侖再施奴隸之政。敕令下于此嶋。老亞智勇不奉敕命。上書諫曰。天下之人。久苦貴族僧侶之暴政。陛下提三尺之劒。建自由之基。內則救我民於亂離之中。外則拒强敵于千里之外。南征北怨。四海欽仰。皆以陛下爲自由之眞主。今干戈僅定。瘡痍未癒。敵國猶有窺伺者。正宜收人心。協民望。臥薪嘗膽。與民更始。賣買奴隸之制。乃人間無上之惡德。窃爲陛下不取也。且其無道。陛下既所知悉。天下既所厭惡。固不待微臣喋喋。今陛下欲强施之。臣恐不能免天下後世之誹謗。爲盛德之累焉。豈不大可惜哉。我全島人民。先依政府之恩命。初脫奴隸之苦厄。得拜自主之天日。嘗自由之眞味。豈肯再入禽獸之羣。與牛馬爲伍乎。陛下若强逆天命。不顧人心。斷行此惡德。微臣雖死。不敢奉命。臣非爲一身一家計。實憂國愛民之情所不能已也。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敢冒觸天威。罪當萬死。伏待斧鉞。書上。拿破侖見之大怒。罵曰、豎子何爲饒舌。乃授義弟區令貝以精兵三萬五千。戰艦五十四艘。欲一擊而屠聖土奴民嗷。老亞智勇聞之。大修戰備。誓告人民。勵以自由之正義。激以奴隸之殘虐。全島之民。不滿三萬。皆感奮振起。勇氣百

倍。雖積骨爲山。流血成濠。擧全島歸于赤土猶不顧。老亞智勇固善用兵。臨機應變。拒戰累日。拿破侖親任之名將。再率精兵三萬五千。艨艟五十餘艘以攻之。又無如何。會佛之軍中多病疫者。佛將知不可爲。乃佯遣使以議和曰。公忠勇深得士卒之心。百戰不屈。誠可壯矣。雖然、以孤島之衆。抗天下之雄。孰難孰易。公必審也。孰若速講和以改舊約。俾救蒼生於干戈之中乎。老亞智勇大喜曰。是臣之志也。臣豈好弄干戈貪功名哉。乃與佛將議和。佛人預伏兵於閭幕之中。議次。伏兵起。捕老亞智勇。縛以鐵鎖。送至佛京。幽於獄舍。論以大逆無道。老亞智勇怒其不法。辨論法庭曰。臣於陛下。固非有私怨。又非欲營私利。逞私慾。其所以交干戈者、乃人生之權利。國家之大計。盖陛下欲再施奴隷之惡法。使牛馬人民。臣欲棄奴隷之惡德。而伸張大義。是非曲直。瞭如觀火。今雖不能爭於口舌之間。天若有靈。當鑒臣之愚誠。人若有心。當愍臣之孤憤。陛上獨不審其是非。辨其曲直。悍然欲以兵力相凌。可謂暴甚矣。事既如此。惟從其所欲爲。男兒所不能忍而相見以干戈者。固戰國之常事。固不足怪。臣原奴隷之子也。唯爲衆推爲謀士。僅驅黑人數千。以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己亥元旦與王照梁啓超羅普歐榘甲望　闕行禮口占　　更　生

曉日曈曨射北扉遙從海外起朝儀仰看北極瞻丹闕立對東風認紫薇去歲趨陪穿陛仗今晨顛倒乏宮衣迺臣西望腸堪斷故國雲飛有是非

上巳後四日與東洲兄遊溫哥華園泊觀櫻花思東國舊遊幷送東洲兄還國徧示東國故人正櫻花大放時也　　更　生

大瀛萬里隔遊塵上野櫻花照暮春未敢回頭思漢月得歸江戶是鄉親

東洲兄還國再賦一章幷呈犬養木堂柏原東畝桂湖邨陸羯南藻洲子宮崎君及諸故人亦足知遊者之情也　　更　生

櫻花開罷我來時我正去時花滿枝半歲看花住三島盈盈春色最相思

出都作己丑　　更　生

表海神旗啓帝都西山王氣未榛蕪百年感愴伊川髮萬里蒼茫屬國圖廟壁幽靈呵髣髴鈞天廣樂聽模糊無端誤作觚稜夢醒覩扁舟落五湖

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峰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謾有漢廷追賈誼

豈敎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
海內人才孰臥龍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護青鋒

送馮躋仲同錦衣家弟之日域借師　　黃竑卿

整頓飛凫出帀東稜稜劍氣吐雙虹半肩行李山河重一紙羽書日月通聲徹秦庭悲夜雨
煙銷赤壁借天風謾誇郭子聯回紇麟閣今標駕海功

按柳橋詩話云。二十年前有人持此詩幅來賣者。價亦廉。當時諸名家不曉尤物。披閱匆匆。唯評書法之娟媸耳。近時明末清初之書盛行世。明末清初之人物。莫不尙友。於是乎卡氏之璧。始顯于世。人人追恨。而其幅不知遂歸于何人矣。夫當朱明之末造。鄭成功糾合義衆。虎踞海嶋。且乞援于本邦。其呈長崎鎮臺之書。今猶傳世。可覆視也。然彼武夫也。理有或然者矣。至馮躋仲黃宗羲之徒。一介之儒生。眇然儒夫。感憤不已。航海千里。俱抵于瓊浦。傚秦庭之哭。謀回紇之援。所謂仁者之勇。猶有出成功之上者。今讀其詩想其人。猶令人破涕。黃竑卿所指斥錦衣家弟者。即黃宗羲云。

本館告白 閱報諸君如有未將報費交出者尙請早日交到代派處匯寄來館庶免經手賠累

刊誤記 第十五冊佳人奇遇卷五第十頁陰面末行舟行之際四字係語畢二字之誤

代售 澳門知新報 天津國聞報 星加坡天南新報 告白

甲午之役以匹夫操報章之權倡言變法喚起國民之精神開豁維新之風氣者時務知報其領袖也去歲八月之變時務先萎惟知新巍然獨存海內一幟忠君愛國之忱誅姦發潛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慷慨激昂聞風興起者則國聞報特立於津門天南新報崛起于星洲亦復同聲相應始終不懈人心不死諸報爲巨功矣知新報每月三冊每年三十三冊東南各埠報費六元美洲八元郵費在內天南新報日出一紙全年收費十元郵費在內國聞報亦日出一紙每月收費四角美洲郵費另議如有欲購閱者函達本館自然按址奉寄

域多利中華會館告白

公啓者域多利一埠近年商情冷淡工業稀疏現在呢麼煤礦入孔者禁用華工山裏金坑採挖者皆屬殘舊年中所望以餬口者祇有夏秋兩季做魚濕一途上年每人可得上期工銀三拾餘員今年濕少人多工價頓減每人所發上期工銀拾員至拾餘員縱江海將來出魚豐盛做到完塲每人多亦得工貲二十餘員如是則一年之工業已畢交冬春兩季並無工業可做而此際天氣嚴寒雨雪紛紛雖有工亦不能做惟有坐食數月以待來年又做魚濕而已況在外洋居住其食用衣物房租等費所需十倍於中國每人每月最慳都要五六員每年儘要六七十員計其所入實不敷出如有親朋在此暫可照料然常貧難顧久則不能支持其舉目不相識者更無人肯招呼彼此惟有摧受飢寒歸於絕路耳如欲走過花旗則查禁森嚴斷難飛渡倘既走過被巡捕拿獲定必逮載回華故迫得在此困守無可柰何此本埠華工艱苦之實在情形也不料近月間各梓里由香港源源而來共計有七八百人目下在此流落無工作者指不勝屈據他所說在鄉問聞得域多利開火車路又聞新開金坑金茴甚旺云云以本埠通祖家之火車路經已造好竣功多年並無再開火車路之事或有再開之小車路屬王家多用西人然路長只二三十里所用人一百幾十工程不過數月需人不多至於英屬北邊新開天吭金坑隔本埠一千七百餘里即中國五千七百餘里由本埠往此亦需費用銀五六百員此地挨近氷彊常年積雪苦寒特甚且蠶叢鳥道險石驚灘往來非易近年祇有番人敢往而凍斃餓斃者不少我華人尚裹足不前縱欲前去又被番人妬忌撓阻此亦無容妄想也我等寄居此埠目覩時艱不忍緘默是以謹刋告白佈告鄉鄰但有人欲想前來域多利謀望尋工做者如有實着則可如無實着切切不可輕試前來倘或不信吾言決意來此須要籌辦鬆動些銀兩除應交身稅船腳以外另帶多數十員初到登岸碼頭車費預防到時無工做閒住以為食用房租之需乃可不然則恐窘頓窮途束手無策而有絕糧露宿之苦也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

域多利中華會館同人謹啓